

忽
培
元

JING
京
MI
密
HE
河

ZHA
札
JI
记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

自序 (1)

辛中秋和他的画 (6)

“老科协”轶事 (12)

遥寄远方 (16)

恋石老人 (21)

白洋淀咏叹 (27)

同疾病抗争 (33)

鸟事 (41)

老战士的歌 (47)

回忆苍如 (54)

青松劲挺 (67)

阎揆要中将二三事 ... (71)

《雪泥集》佳话 (75)

“幸福”感觉 (78)

老板 (8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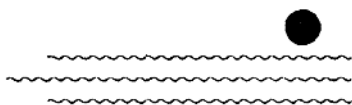
支部委员·····	(87)
“造反”悲剧·····	(90)
改造·····	(94)
“英雄”小传·····	(100)
小事一桩·····	(105)
商販·····	(108)
一个女人的遭遇·····	(112)
不会做官·····	(116)
大海深情·····	(120)
心曲·····	(127)
致尤白先生·····	(141)
奋进匆匆·····	(144)
昨天的花朵·····	(148)
买书杂忆·····	(155)
一个人与一本书·····	(164)
“闭塞”管见·····	(169)
篝火旁的歌·····	(173)
失去的感觉·····	(176)
荒原树·····	(181)
三十八岁妙龄·····	(187)
粉汤的记忆·····	(203)
居委会主任·····	(208)
修车·····	(212)
闽山杂记·····	(218)
淘金人·····	(222)



命运·····	(228)
难忘的聚会·····	(237)
刻骨铭心的追求·····	(245)
秦韵京味话稠酒·····	(250)
孙铭的画及其它·····	(253)
俯瞰陇原·····	(257)
生命的浸润·····	(262)
延川的形象·····	(276)
怀念延安·····	(282)
公仆本色·····	(286)
从古元、修军到艾生 ·····	(295)
两亩地(代后记)·····	(307)



自序



我的住地旁边有一条河，是由密云水库流入京城的人工河。我很喜欢这条碧水澄澈的京密河，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漫步河边。清清的河水流动得很安详，即使起风的日子依然波澜不惊。这气量很像是一位阅尽沧桑的百岁老翁。河中有鲫鱼、泥鳅、田螺、河蚌，我很着迷于撒网垂钓者的耐心与执著。一根细细的钓丝牵连着一线希望，耐心地等待其实也就是目的。这情形常常使我联想到读书人做学问，全部享受也就数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那一刻。捞田螺、河蚌的人格外辛苦，大冷的天穿着雨裤在水中劳作。收获往往并不丰厚，据说收入远不如岸上打地摊儿那营生。但他们日复一日乐此不倦，像玩泥团的儿童一样，总有微笑挂在嘴边。冬天的河面是一片冰清玉

洁，夏夜的蛙声送来大都市最紧缺的幽静。然而这一切还不算是京密河全部的魅力。他的迷人还在于总能使人产生联想、沉入遐想。当我沿着河滨路走得有些累时，就沿阶下到水边，在河道的水泥护坡上坐下来，便由眼前的净水想到了密云山庄的水库。正是这一渠清流把大自然与人类的心灵沟通了。继而想到自己也正像这河水中的一滴，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京华之地，又时刻铭记着那孕育着自己生命的源头活水。世间每一种存在都有其不可脱离的生命的根本。京密河其实并非那么平平静静，当你依偎在它的身边，与它亲近时，才会发现那水面聚散不息的涟漪。那是细腻婉约的美，像读一首抒情诗、听一曲轻音乐一样令人陶醉。在这人与自然心心相印的氛围中，大约最适于思考文学。

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回忆。生活的回忆和思想的回忆。一切往事，大致都可以归结为生活和思想吧。生活酿造出诗意，思想凝结为哲理。二者在回忆中熔为一炉，便铸成了文学。因此，文学亦即人生轨迹的笔记。当你回首往事，会发现那过来了的崎岖坎坷的路径，很是有些生动，有些值得反思和留恋。

往事如烟，回忆也总是星星点点，像夜幕上闪烁着的星辰。记忆的荧屏上留下影子的，才是值得回忆的东西。一个人，当他上了一点年纪，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，总会有值得回味的东西不时地浮现在记忆中。记得上小学、甚至到了中学，早晚躺在被窝里睡

不着觉时，很喜欢憧憬美好的事物。这种憧憬使我的童年、少年时期，充满了浪漫色彩和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欢乐。起初的理想，大约总是希望得到一只可爱的小猫、小狗或一件小伙伴已有而自己得不到的玩具之类。我常常闭上眼睛，甚至把头蒙进被筒里，想象着那猫或狗摇头晃脑朝自己跑来的情形，想象着自己正用鞭子抽打一只彩色毛猴儿（陀螺），使它飞旋如静止一般，或是滑着小冰车在河川里疯行……许多次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鹰，在高空盘旋遨游。想象总比现实更美好，更迷人。往后的许多日子，又凭着想象，解脱了“少年维特”式的烦恼，使孤立无援的灵魂在静夜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抚慰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已经久违了罗曼蒂克的向往，只觉得那遥远的往事回想起来十分亲切。眼下坐在河边，除了思考现实，多数情况下总是沉浸在回忆中。在乱麻一样的记忆库里，随便拣起一根线头，就能扯拉出一串往事。前年夏季，有一段时间住在北戴河海滨，每日凌晨都要被涨潮的涛声叫醒。我才发现，海潮欢闹中，心灵倒也易于宁静，也像这京密河的涟漪，适于往事的回想。从那时开始至今，把星星点点的回忆记录下来，便成了这一册“札记”。

“札记”中的感情和故事，大体上是真正发生过的，但又不是原始的照抄。总有一圈儿虚幻的辉彩，属于虚构之物。而这“实”与“虚”之间的分界，连作者自己也很难讲得清楚。在这册札记中，“小说”与“散

文”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。我总觉得，这两种文体，其实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。看来古人只把文章大而划之为“散文”和“韵文”，倒是不无道理。写作中我还发现，原本存在过的某些东西，记录下来却显得很虚假；有些不曾存在过的内容，写进去反倒真切感人。这或许正是文学艺术的奥秘所在，是文学创作的“黑幕大三角”。其中分寸很难把握。我在这个“迷宫”中痛苦地徘徊了 20 多年，今后也许还要继续徘徊。从生活到艺术，不经受九曲十八弯的磨难，不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“札记”只能算是习作。

“札记”中有一些文章，只是生活印象的速写。就像用“傻瓜”相机拍摄的照片，真切倒也真切，却谈不上有多少“艺术”成分。它们存在的价值，纯粹在于记录对象本身。然而我内心却较喜欢这些看起来缺少光彩的文字。觉得它们就像这京密河中的一滴水、一朵浪花，自有几分生机。这种想法，很可能是敝帚自珍。不过作为一个人，总得有一点自信（哪怕带些盲目），才好支撑着把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做下去。记录生活和思想这件事，我是决心要做的，这才努力维护着上述那一点自信。

记得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讲：“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爱好与特长没有统一起来。”我知道他是给我暗示什么。我爱好文学，但这又绝不是我的特长。这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，已经有了自我意识。执迷不悟

至今，“悲剧”也只能愈演愈烈。我总觉得，“悲剧”也是一种存在。人生大可不必都去追求皆大欢乐的“喜剧”和崇高壮美的“正剧”。但愿我的“悲剧”，能从反面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，也不失为一种生命的奉献。写作这件事，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做下去，就像京密河上的捞螺人和垂钓者那样。

1994年6月于京密河畔

辛中秋和他的画



辛中秋是一个在县文化馆搞美术创作和美术普及辅导工作的朋友。我在这个县工作期间，并没有分管文化，但由于业余爱好，工作间隙，总喜欢往文化馆跑，也就认识了他。

他住的房子很小，正冲着文化馆的大门。夏天屋里大概是闷热，房门总是开着，又不挂竹帘儿。因此一进大门，就看见他伏在桌子上作画，或是辅导几个学生学画，便禁不住走进去造访。他总是很热情，很谦恭。40多岁的人，瘦脸上并没有几根胡须，笑起来皱纹倒是不少，每一道皱纹都叫人觉出很苦涩的味道来。他总是穿着那件质地很便宜的化纤衬衣，上面粘着墨迹和颜料。房里的陈设也同他的衣着一样，透出生活的窘迫和辛苦来。除了那张摆着

画具的桌子，就是一张大床。几床铺盖，像出门的民工那样滚卷起来，亮出褥子下面垫着的几张旧报纸。冬季用过的小火炉子，满面尘灰地蹲在墙角里。好在四壁贴满了他和学生们画的画，才使这间顶多五六平米的房里，有了生机。

“坐吧，坐吧。”主人弯着腰站起来，硬把我让到那把房里唯一的木椅上。当我坐下来时，发现椅子的腿儿很不稳固，吱呀叫着直摇晃。辛中秋似乎很抱歉，急忙把床上的被卷儿拉开，用衣袖扫扫上面的浮尘，说：“椅子不好坐，坐床吧。”我说：“挺好的，挺好的。”他也不再坚持，立在那里，粘着墨迹的手，似乎无处安放，显得有些拘束。我再一次扫视着这间宿办合一的小房儿，发现没有做饭的灶具，只有几双筷子和几只碗，便问：“你家几口人？”他说：“单说我这一小家，也就四口。”“你爱人在哪儿工作？”“没有工作，还在农村家里劳动。”“那你是‘一头沉’干部啦？”他咧开嘴笑笑，那笑容依旧叫人觉得苦涩。正说着话，两个随他在城里念书的孩子放学了。大点儿的女孩子约十一二岁，面色红润，长得很俊秀，性情也活泼，见了人知道问候，显得健康而懂事。小点儿的那个男孩子，也就七八岁模样，面貌极像他的父亲，瘦小而有些羸弱，脸色微黄，看着明显有些发育不良，见了生人害羞，老低着头，躲在姐姐身后，不作声，更不敢露脸。

见孩子回来，辛中秋也不说什么，把两只碗摆

在画桌上，转身由床下拉出一个纸箱，取出两包方便面，用开水冲在碗里。两个孩子便各自拿了筷子去端碗。女孩子端起碗，对我说：“叔叔吃顿饭。”我说：“不吃，你快吃，怕是下午还要上学吧。”孩子点着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就背过身急急忙忙吃起来。眼瞅着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。

孩子们吃毕饭上学去了。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我便指着墙上的一幅墨竹问：“这是你画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画的，学着画哩。”我说：“画得蛮好。这幅版画呢？”“也是我搞的。”那是表现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小孩子正月里看秧歌的。妇女手上的虎爪套袖和娃娃头上的老虎帽，脚上的老虎鞋被特别地强调刻画出来，整个画面的民俗气息和装饰味很浓。是一幅很有文化品味的版画。更为传神的，是妇女和娃娃的神态，那种专注、那种欣喜、那种惊异，通过眼神准确而巧妙地传达出来，折射出北方农村正月闹秧歌的热闹与欢快，强烈而耐人寻味。辛中秋见我久久地注视这幅题名为《看秧歌》的版画，显然很高兴，说：“这幅画，是去年正月搞的。”“嗯，这幅很不错，很概括，很有内涵，生活气息也浓，要是搞成套色木刻，效果可能更好。”不料他说：“这类特写小品画，我觉得还是黑白效果好。几种颜色，画面容易显得杂乱，大效果反而不好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倒很吃惊，想不到谦恭随和的辛中秋，竟能说出

这样有板有眼的话。目光便由画面转移到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。我当下有些吃惊。想不到一个人的表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。面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基层美术工作者，当他谈论他所钟情的绘画艺术时，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的由于某种压抑总是谦恭而处处透出苦涩的脸上，显出强烈的热情和自信，透出一个立志献身于艺术创造者的独立人格。那先前总是不无自卑地眨巴闪动着目光，此刻变得坚定自信起来。当我重新注视着他的脸，就像读着他的画作一样，感到那也正如一幅木刻，每一条纹理都很真实，很合理，也很美。

记得又一次，是冬季的夜晚，外面落着雪，房里的火炉生得很旺。辛中秋刚参加过一个学生的婚礼，喝了几口酒，脸色红红的，有些兴奋。他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木箱，打开来，里面全是他的画作，有国画、水粉画，更多的是版画，他把这几百幅画拿出来，摆到画桌上，一张一张地翻着让我看，如数家珍。我看着他的画，觉得他的艺术功底很扎实，在绘画上潜力很大。便问他：“你是哪里毕业？”“西安师专美术系。”他说，注意力并没有离开他的画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毕业 20 多年来，教的不少学生，已经考上了美院，有些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，而他自己仍是默默无闻。

辛中秋年近半百了，依旧名不见经传，但他在艺术追求上却仍很执著，识别画作的眼头并不低。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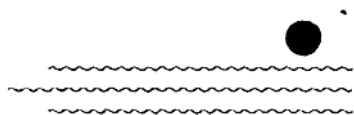
们熟识以后，相互在一起说话也就无拘无束，对他的爱好、志趣和秉性也更了解。他每月仅百十元薪水，生活明显很拮据，但却自费订阅好几种美术杂志，还藏购了不少文学、美学方面的书籍。他常常拿出当代名家的作品品头论足，并不盲目崇拜。我看大多数批评，倒是不无道理。他画了画，很少拿出去发表或参展，只是存放在他那只大木箱里，可见他对绘画，并无任何功利的追求，只是因为喜爱，才不惜狠下功夫。

后来有一次，县里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，组织部门约我撰写文章汇集出版。我看辛中秋的素描人物肖像很好，便请他为13位人物每人画一张素描头像配发。结果他仅凭照片，便画了出来，不光是很像，而且抓住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，很生动传神。那本书出版时，本应注明素描作者的名字，但因编辑疏忽，书出来之后，并没有。我当时很不安，心想辛中秋见了书一定会不高兴。就亲自带上书给他送去，打算作点解释。不料他见了书，翻看着每一张人物素描，看到印得不错，便很高兴，嘴里一个劲说：“嗯，印得效果不错，印得效果不错！”满脸欣喜的样子，连署名的事提也不提。见他那样，我只得说：“中秋，本应注明素描作者，可编辑忽视了……”他打断我的话说：“不必署名，我只要留存一本书就好了，一个人本来没名气，署了名也没人会注意，关键问题是看这些素描是不是艺术品。”说着，

仍在仔细翻看那些素描。

我很感动，记起民间常讲的一句话：“黄土里面埋没的珍珠多着哩！”辛中秋也许正是这样一颗珍珠。不过我坚信，他迟早都会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。

“老科协”轶事



县科协主席这个角色，在一些人眼里是无关紧要的。有人打比方说：就如西服袖口下面那几颗扣子，有没有都行。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县，处在半山半原地区。山区原先很穷，后来发现金矿，政策一放开，老百姓凭采金暴富起来了。县上成立矿山管理局、黄金生产管理局，这些部门，既有权又有钱，相比之下，科协更成了一个门庭冷落的“清水衙门”。我作为县委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，是既管矿产、黄金，又管科协，可谓一头热一头冷，肩头的担子生怕跑偏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

县科协主席李果，当时已经 50 多岁，身子骨倒还硬气，就是视力不好，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，鼻梁上的“过桥”断了，用胶布裹着。他整天穿着那件

灰劳动布上衣，手里提着早已过时了的帆布包儿，猫着腰在县委大院里匆匆忙忙出来进去，人们多数情况下只能看见他那隐约落着一层尘土的背影。这与大院里别的衣着考究，努力做出气度不凡样子从容进出的中层领导相比，显得很失调。加之他又生就态度谦和、毫无官派头，人们对他的尊敬自然又减几分。据我观察，除了年轻的妇联主任，其他人也不称他“李主席”，当面背后总叫他“老科协”。他本人对这外号倒似乎很喜欢，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不恭或戏谑。久而久之，“老科协”这个雅号便在全县叫开啦，连乡下找他办事的农民，也都很亲热地这么叫他。

我们那个县小，按规定，科协机关只有三个编制。上级照样配备一辆“科普”面包车。这么一来，除了司机，“老科协”的兵，也就只有一位。那个女同志，三十五六岁了，是“文革”期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，业务原来不大懂，眼下又有两个小孩缠着，家务很繁忙，用到工作上的精力也就有限。这样一来，可就苦了“老科协”。这也难怪别人。科协这工作，说得形象些，是像松紧带，本是可紧可松。“老科协”却是只会往紧拉，不会往松放。结果就像老马驾辕上长坡，他身后的套绳总是绷得很紧。联络各方面科技工作者，开展科普宣传，在各乡镇建立科普学会，在农民中培养科普宣传员……光这些“务虚”的工作，足够他一个人忙的了。但他仍不满足，看到山区富了，原区人还穷，他就千方百计想给原区人找一条致富